



黄瓜山与众不同的油菜花

□黄海

说起赏花，一般自然而然会说起洛阳的牡丹花，杭州西子湖畔的荷花，成都石象湖的郁金香花……而让我激情四溢的，却是永川黄瓜山的油菜花。每年春天，黄瓜山油菜花随风摇曳，那伴着泥土的芳香总是那样让人沉醉。

春节后几天，暖洋洋的太阳作伴，感觉今年春天来得特别早。春的呼唤，惹人怦然心动。我与儿时的同学小卫合计，早晨去登山赏花。

迎着晨光，我们在崎岖的山间漫步、拾趣。“金山，金山。”小卫一声惊呼。却见几块黄金般的油菜花挂在远处。这里便是二、三月中旬黄瓜山的精美风景——灿烂金山画廊——好一幅金灿灿的地

画呀！

这儿没有成片的菜油花，而是东一块西一片，依山就势，一会儿相连一起，一会儿又似连似断，熠熠生辉；一些又装演成修长的飘带，远眺如飘逸的金龙凤舞。这里没有江河的环绕，但独有的景象，让人流连忘返。时有小团油菜花蜷曲在某个田间的角落，或跳上某一个山丘，似乎觉得有些单薄，有些孤单，让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怜爱。可无论怎么着，她们总是环绕着山体逶迤而上。乍眼一看，就是“金山”，金晃晃的。我们随同一些游人在山谷里转悠，更往远处去，一小片油菜花挡在面前：大概营养与土壤、气候等缘故，油菜枝干不高，主干较粗，稍显壮实，橘黄和金黄的花朵四周，点缀了丝丝草

绿色，远望却只发现是黄色，浑身的金灿灿。又仿佛成排成行，有的在平地上星罗棋布，有的在山腰上高高挂起。一些蜜蜂在花蕊附近飞来舞去，嘶鸣出阵阵“嗡嗡”声。如果给永川黄瓜山的油菜花一个贴切的感悟，就是星罗棋布，娇美静谧。她单薄，但不羸弱；孤单，而不孤独，尤以一缕清静而美妙的灵气尤显别致；她矮小，滋养着她的低调。

游人三三两两，三五成群，或坐、或躺、或站，或相拥、相依、相牵，小孩在嬉戏，追逐……

已到中午，我们掏出饼干、蛋糕吃了起来，尽情享受那春色之美。一股股清香和风飘来，一时浓一时淡……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夔州竹枝词(外一首)

□王明凯

是词，是歌，是舞
是落在一座诗城，城墙上的方言
每一块砖都刻着“此地为夔，有竹会歌”

那些被春草洗亮的词语
挂在白帝城的树梢
被草鞋，踩成栈道上的标点
那些竹枝上的韵律
在一朵朵浪花的唱声中
被赤甲和白盐，跳成优美的舞蹈

刘禹锡脱下官袍，接住乡野的风
把杨柳和江水揉进平仄
用东边的日出，托住西边的雨
照亮姑娘们心中，欲说还羞的“情”

莫道百驹过隙，岁月如梭
黄鹂仍在枝头唱歌
浪花仍在江风中跳舞
那些新长出的“四言八句”
句句都踩在竹枝词，最新的韵脚里

东溪故事

五千棵老黄葛撑开巨伞
氤氲着夜郎古国这流放之地
古街古巷在那里站着
数不清石板路上留下的足迹
太平桥的石狮子在那里站着
报不尽水码头，曾经的斑驳如蚁

那些关于盐马古道的传说
关于寡妇石的眼泪
关于麻乡约的鸡毛信
关于南平过缺头断块的石碑
以及东溪米案，和红军井的故事
都在树皮皴裂的纹路里
长出石壁上，睁开青苔的复眼

牙齿漏风的老者意味尽
伸手在豁嘴处一抹
除了李太白字飞词舞的桃花源
还有盐贩子与老相好
在她的板壁房里，宽衣解带的风流事

风景是马良手中的笔
轻轻一抹，古镇的故事就红了
它躺在非遗的电子书里
让更多更多的人
都能听见，老黄葛树下的龙门阵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

封印的魔盒 打开一场春天的雪 ——印盒李花记

□郑劲松

天地之间的秘密一年一度揭晓，三月封印在山村的魔盒打开，放出一场春天的雪

她在枝头上舞蹈，撒开万亩辽阔的浪漫肆无忌惮的，比思念更绵密的阳光雪

掌心不可融化，只能用眼睛去饮用这醉氧的雪。一条田埂通向梦境从蝴蝶，从蜜蜂的翅膀上飞入童话王国

这片香雪海里翻滚的浪花，让人步履轻盈随时涌起重新恋爱的欲望，与过去的时光与艰辛的生活，与一切孤独握手言欢

无需表白，爱在头顶随心所欲绽放印盒的李花，是一场乡村幸福的约会春天出嫁的姐姐，披满枝头的雪貂袍子花期，就是一场合彩斑斓的婚礼祝福的人们络绎不绝

花果同枝，吉祥如意
一场春雪写下七月的承诺：
这只名叫印盒的盒子必将为漫山遍野的爱与美，端出成吨成吨的甜脆
(作者系西南大学博物馆副馆长)

老家·村小·老井

□高峰

久居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看着身边孩子捧着平板、身着名牌却各种抱怨和不满，心底便泛起对老家的思念。那片贫瘠却温暖的土地，那所简陋却满是欢乐的村小，那口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老井，藏着儿时最纯粹的幸福，也藏着我们每个人最该铭记的根。

老家的祖宅是土墙瓦房，父亲用石灰粉刷的墙面虽斑驳，却是我童年最自由的天地。我在靠窗角落辟出“成功书屋”，父亲非但不笑，还从镇上买回塑料花装在用墨水瓶做的花瓶里，摆在书桌上。那抹艳红，是童年最亮眼的美好。土墙从不用精心呵护，我可以随意钉钉子挂东西，那些嵌在墙泥里的铁钉，是时光格下的随性与自在，远非如今城里精致却处处束缚的房子可比。

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周末跟着他出诊是我期盼的事。踩着晨露晚霞走过坑洼土路，主人家的热情总能温暖路途，一碗手擀臊子面，便是那时世间美味。这份独有的“改善伙食”的机会，让我成了同学羡慕的对象，也让同窗情谊愈发深厚，如老家的井水般清澈甘甜。

村里的小学简陋至极，三排土坯房撑起一到三年级的课堂，窗户蒙着塑料布，课

桌坑洼、黑板泛白，却装着我们最纯粹的快乐。文具稀缺，我把父亲的针药盒改成文具盒分给伙伴，他们视若珍宝；没有颜料，我们就捏碎黄栀子取汁画画，用木炭勾勒想象。课间没有琳琅玩具，空地便是乐园，老鹰捉小鸡、丢沙包的欢笑声响彻校园，玩累了便分享早上从家里带的红薯干、炒玉米粒，食物虽然匮乏，却因同窗相伴和分享而格外香甜。

学校没有饮水设施，下课铃一响，我们便蜂拥向村口老井。老井旁的青石板被磨得光滑发亮，井水清冽甘甜，俯身便能看见水底青石与自己的倒影。起初我们用桑叶当水碗，祖父见了便放了一只粗瓷土碗在井边，碗丢了便再补，从不在意。父亲说，能方便孩子就好，这份朴素的善良，教会了我宽容与仁爱。

这口老井，是全村人的依靠。清晨，扁担吱呀与井水叮咚交织成乡村晨曲；傍晚，劳作归来的乡亲在井边歇脚闲谈，老桑树下，满是烟火气与人情味。那时的日子虽清贫，衣服打满补丁、粗粮为主食，却从未冲淡幸福，更从未磨灭邻里间的温情。村里谁家红白喜事，不用主人家多言，乡亲们便会主动上门帮忙。男人劈柴挑水、布置场地，女人则从自家菜园里摘下最新鲜

的蔬菜……你家凑一样，我家拿一样，不一会儿就能凑出满满一桌菜肴。大家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那种邻里间不分你我、守望相助的和谐，是当下城里钢筋水泥隔断的世界里，再也寻不回的温暖。

如今，我早已离开老家，生活愈发富足，孩子拥有我们儿时不敢奢求的一切，却总觉不幸福。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总在不经意间怀念，怀念祖宅的土墙，怀念村小的时光，怀念老井的甘甜，怀念那些淳朴的同窗情谊。

村小的土坯房或许早已不在，老井或许历经沧桑，祖宅或许斑驳破旧，但那些一起读书、一起奔跑、一起在井边喝水的画面，早已深深烙印在心底，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我们总在追求更好的生活，却忘了幸福从来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内心的充盈；而是在父母的牵挂里，在故乡的烟火气里，在儿时纯粹的时光里。

不忘根，方知福之珍贵；不忘本，方能行稳致远。那些藏在老家、村小与老井里的纯粹幸福，终将成为一生的精神滋养，温暖着我们在人生路上，不断前行。
(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

元宵节“偷青”

□赖永亮

明白王婆出来喝水是替我们望风的，心里一热，又悄悄地掐了两根最嫩的菜叶。

有了这次壮胆，我们胆子就更大了，转到李婶家的白菜地里去，白菜包得特别严实，像一个个胖娃娃，我正要伸出手的时候，芳芳突然抓住我的胳膊说“有人”！只见一个人蹲在地上的一侧，我们两个都被吓了一跳，等看清是邻村二丫才放下心来，我们做个鬼脸，各自干自己的活，井水不犯河水。

最危险的就是去陈伯家掐豌豆尖。陈伯出名的抠门，以前有人偷他家的菜，他就站在田埂上骂个没完，我们本来不想去，可是阿莲说：“越骂越红火，他骂的时候我们就跟着走运了。”

才到地头，就见一道手电筒光扫了过来！“是谁？”陈伯的声音像打雷，我们拔腿就跑，芳芳太着急了，一不小心掉进冬水田里，满身都是泥巴，拉她跌跌撞撞地往竹林里面躲，气喘吁吁地往后看，陈伯并没有跟来，他在原地骂骂咧咧的，用手电筒照着说：“你们这几个崽崽，掐就掐呗，踩坏我多少苗子……”

我们吐了吐舌头，才发现芳芳的鞋已经陷在泥里了，她一只脚光着，泥巴糊到膝盖上，像个泥猴，阿莲笑得直不起腰，我也笑出眼泪，芳芳没好气地举着手里的豌豆尖

说：“笑啥？陈伯骂来的，今年运气正好！”

回到家，在灶火上洗洗切切，蒜苗炒腊肉，豌豆尖煮汤，白菜焯水凉拌，奶奶一边忙活一边说：“王婆下午还跟我说，她家蒜苗该掐了，怕不是就等着你们去呢。”

捧着碗吃自己“偷”来的菜，觉得特别香，月光从窗棂透进来照在桌角上，想起陈伯骂人、王婆唠叨、二丫被吓到的脸，忍不住又笑起来。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全世界都是月光，月光底下是绿油油的菜地，我们跑着，后面跟着一串串笑声。

如今住在城市里，元宵节灯火通明，有路灯的光，也有霓虹的彩，总会想起那片被月光照得发亮的田野，想起那个偷窃的夜晚，其实偷回来的哪是菜呢？不过是允许孩子们调皮捣蛋，宽容他们放纵自己，村庄用最温柔的方式给孩子们一次狂欢。

故意不关的门、假装没看见的眼睛，骂在嘴上甜在心里的呵斥，才是偷青真正的味道。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记忆里元宵节的月亮，总是像母亲刚烙好的饼，圆圆的挂在山梁上。村子被月光照得通体奶白的时候，“偷”字才最贴切。

我们那儿叫偷青。按习俗，每年元宵节晚上到别人的菜地里去偷点青菜，一年都会有好运气。

天一黑，约上阿莲、芳芳，三个小丫头鬼鬼祟祟地潜入夜色里。月色朦胧，能看见田埂上的狗尾巴草在风中摇曳，但又不是很亮，让我们“偷”得心安理得。

第一块地就是村头王婆家的，她家的蒜苗长得好，绿油油的，整整齐齐。我们趴在田埂上，阿莲推了我一下说：“你先去！”咽了一下口水，猫着腰溜进去，刚碰到蒜苗，咚咚咚的心跳声就像敲锣打鼓一样，随便掐了几根就准备溜出去，结果“哎呀”一声门开了——王婆家的人回来了！

我们仨立马趴到地上，大气都不敢出，王婆拿着搪瓷缸子慢慢走到院坝边上，朝着月亮咳了两声，自言自语道：“今晚的月光真好，地里肯定有不少老鼠。”说完就转身回去了，门也没关。

我们愣了好一会儿，阿莲忽然捂着嘴笑起来：“她说的耗子是不是说我们？”我才

